

老鬼 | 文库

血与铁

老鬼◎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血与铁

全新增订本

老鬼◎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与铁 / 老鬼著. --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133-0061-2

I. ①血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8465号

血与铁

老鬼 著

责任编辑：何 睿

责任印制：韦 舰

封面设计：老 俚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00×1000 1/16

印 张：35

字 数：540千字

版 次：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0061-2

定 价：39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一群疯长的小兽 / 001

华北小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动物园，同学们尽是一些小狼。表面上，学校里各种鲜花芳香秀丽、蝶飞翩翩，一派和平景象，但对我来说，这里却是一个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世界。华北小学让我知道了小孩子中间没有道理可讲，拳头就是道理。孩子的世界和动物世界一样，只认个头儿和力气、牙齿和爪子。

第二章 一个英雄主义的饿鬼 / 059

初一、初二年级的日子里，“吃”是我脑子里经常盘旋的念头。当然，我也关心着中苏关系与反修大业，关心着革命和进步，但一天到晚我最大的兴趣点还是琢磨吃。虽然，我正值青春发育期，对女生的兴趣日渐浓厚，也相当关注，可是却被饥饿挫伤了势头，流氓心大减。因为，吃饱饭永远比想女生更重要。

第三章 一条革命年代里的狗 / 125

《东方红》革命舞蹈史诗从头至尾贯穿着的对毛主席的爱，好像一道纯洁的水流，把人的五脏六腑洗得一尘不染。它能让我的思想变得特崇高，能

像狗一样忠诚于毛主席；也令我在潜意识里明白：革命是圣殿，革命是高贵，革命是美丽，革命才为人们所尊敬。而且，也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漂亮女同学的青睐，革命是我们青年人的唯一希望。

第四章 英古斯之死 / 229

我把小英古斯千里迢迢带到北京，却带给它倒吊示众的耻辱，带给它惨遭杀戮、陈尸荒野的下场。这乌黑乌黑的小灵魂，我光棍生活中的小太阳，我内心深处的小公主，我忠实品行的活楷模，却被我送上了死亡之路，所有曾沾染有英古斯气息的地方，都好像散发着血腥。这么一个弱小的生命，也被卷进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，我尝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。

第五章 千里扒车抗美援朝 / 297

一个悲壮的故事，一幅浪漫的画面，陶醉了我们几个中学生：我们将在热带原始森林与美国特种部队角逐，比枪法、赛速度、拼耐力，我们将风餐露宿，神出鬼没，我们都是一流的柔道家、拳击家、角斗家、射击家、野外生存专家，经过无数次的战斗，才最后一个个地倒下，被掩埋在异国。如同切·格瓦拉，我们也是献身于世界革命了！英雄，功业，美名，冲昏了我们的头脑。

第六章 在西藏接受上帝的惩罚 / 379

人当然不能一点儿贪心也没有，没有贪心就没有追求，但不能过分。我们冒险去偷公安局的武器，侥幸成功，就应该珍惜，见好就收。可我脑子一热，又去偷第二次，完全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教导。我真是恨自己的贪婪，恨得直想抽自己几个耳刮子。人一旦贪婪就变得智商低下，蠢得像一头猪！在西藏，上帝惩罚了我的贪婪。

第七章 海淀拘留所里的窝头战争 / 455

伟大的目的产生伟大的毅力。我搞枪的目的是伟大的，可为什么就没有产生伟大的毅力呢？我明白是饥饿摧毁了我的信念。饥饿能把人的精神世界彻底毁灭，让人失去理性，六亲不认，变成野兽。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饿伤了我，我太怕饿了。在海淀公安分局拘留所里，我又一次尝到了饥饿的可怕力量，它能使人吃牙膏、吃手纸、吃棉花、吃蚂蚁、吃死人啃过的剩窝头。

尾声 他们永远与我伴随 / 547

印在书上的人名未必能被人永远记住，刻在石头上的人名也未必就能流芳千古，但正如麦克阿瑟将军说过的：老兵是不死的。尽管书中人物都各有去处，但作为曾在那段特殊岁月里教诲过我、信任过我，并为我所辱、为我所伤的老师同学们，他们的名字早已印刻在了我的心上，将永远与我伴随。

再版说明 / 553

第一章

一群疯长的小兽

华北小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动物园，同学们尽是一些小狼。表面上，学校里各种鲜花芳香秀丽、蝶飞翩翩，一派和平景象，但对我来说，这里却是一个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世界。华北小学让我知道了小孩子中间没有道理可讲，拳头就是道理。孩子的世界和动物世界一样，只认个头儿和力气、牙齿和爪子。



◇一九五一年父母去河北农村接我时的合影。前排为爷爷，奶奶，左侧为二叔、左二为姑姑，怀中抱着我。后排中间为父亲。右侧为二婶。爷爷抱着的孩子为姑姑的儿子。其余均为二叔的小孩。

我做梦也想住着河北深泽县的农村。我思念那炉灶旁的大风箱，呼哧呼哧，像个老猫打呼噜；思念那高大空荡的北房，屋顶棚有一个燕子窝，黑色的燕子常常在屋里飞来飞去；思念那捆捆的秫杆，它们散发出的烟味儿，是世界上最芳香的气味，因为就要吃饭了！我还思念北房门前的那口灰色水缸，里面养着一条从滹沱河里抓的青鱼，有半尺来长，或许是哪个女神仙变的。我尤其深深思念我那丑陋而贫穷的姑姑，她爱我爱到能饿着自己，也要让我吃饱。我管姑姑叫“娘”已成习惯，管父母叫“爸爸妈妈”特别别扭，几乎叫不出口。

乡村来的小土孩儿

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，我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麻棚村一间农民的土坯屋里。这是太行山中的一个宁静小村，《晋察冀日报》社领导居住地。四周群山怀抱，树木丛生，一条布满石头的小河从村西缓缓流过。

生我之前，母亲决心把孩子打掉，为此曾去边区医院。不料边区医院拒绝了，说要有单位组织的证明才行。母亲大老远白跑一趟，很是沮丧。后来她因病住院，再次想把孩子打掉。觉得自己都三十三岁了，已不年轻，身体又有病。和她同住一间病房的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得知后，劝她千万不要这样做，鼓励她把孩子生下，为革命壮大力量。于是母亲改变了主意。当时罗瑞卿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、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、野战军政委。

生我的时候，果然难产，把母亲疼得死去活来，还流了许多血，非常危险。多年后，我长大成人，母亲还数次心有余悸地对我讲要不是看在郝治平的面子上，绝不会生我。懂事后，我知道郝治平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夫人，非常自豪，对她及罗瑞卿本能地有一种亲切感。

可能刚刚满月，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深泽县的老家。当时父母都在《晋察冀日报》社工作，身边已有小胖姐了，又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，无暇照料我。

四岁以前，我在河北农村度过。我对老家故城村的记忆空空荡荡的，只感觉那是个很大很乱的院子。大门在东南角朝东，没有门板，用树枝编的栅栏挡着。南边是低矮的土坯房，有牲口棚、草料房、铡刀。西南角是厕所，破旧的土坯墙半人高，露天的，下面连着猪圈，人在上面拉，猪在下面吃。院子西侧有个碾子棚和西厢房。三间北房最高，由青砖和土坯混合盖成，门不大，门前有一高高的台阶。窗户都很小，屋内昏暗。爷爷奶奶睡在北房的西屋，二叔二婶和三个孩子睡在东屋。中间的房门口左右各有一个炉灶，用来冬天烧炕做饭。夏天则在东厢房做饭，南边堆着烧火做饭用的一大堆秫秸。记得二叔屋里的墙上挂着一支很旧的步枪。他当过民兵队长。

听说姑姑领着我和自己的孩子睡在西厢房，但我已经没有一点儿印象

了。

我还能模模糊糊记得一九五一年，母亲来接我上北京的情景。母亲的日记里对这一天也有记载。

已是暮色降临，一辆马车从破烂的栅栏门，拐进院子。车上装着小山一样高的秫秸，一个女干部坐在上面。她穿一身蓝色列宁服，戴着蓝帽子，神采奕奕。她微笑着，很大方地跟家人打着招呼，声音洪亮，一口洋话，说话举止表情一看就跟老百姓不同。

这戴帽子的女干部就是我母亲。我对她非常生疏，又敬又畏。

姑姑兴奋地说：“小波，你妈来了，这是你妈，快叫妈！”

我害怕又害羞，躲在姑姑身后。

是农村的姑姑把我从满月带到四岁，我一直管姑姑叫“娘”，怎么又来一个妈呢？姑姑待我比亲生儿子还好，从不打我骂我，我的要求也尽量满足，从不让我碰钉子。当我流鼻涕时，她会用自己的手指给我揩去；当我的衣服上沾有污垢时，她会伸出舌头舔舔，吐点儿口水，再用双手给我搓掉。她的丈夫是八路军军医，后在战斗中失踪。此后，她拉扯着一个儿子一直守寡。

与姑姑分别的情景我早已忘记了。母亲可能是连哄带骗，才把我带到了北京。

当时父母住在骑河楼的马圈胡同十二号。那是三姨白杨买的宅院，大大小小共五个院子，由我们家和舅舅家合住。

长大了听母亲说，我到北京后整天坐在大门口哭泣，一声一声呼唤着老家的“娘”，如同离开了母狗的小狗崽子，长时间地哀号。这让父母很扫兴。说真的，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父亲和母亲，尽管在乡下人眼里他们都是北京的大干部。我也一点儿不喜欢这个四合院，虽然它大大小小共有五个院子、二十多间房。

我想念农村的家，想念把我带大的姑姑。

我望着大门口对面的那堵灰墙，幻想着它是一个火车头，能把我拉回农村去。这堵墙顶部用灰瓦砌成了一长条四朵花瓣型，在小孩子的眼里煞是神秘。

父母整天上班，把我交给一个做饭的小脚老太太照顾。我很快就感觉到了巨大的失落。哥哥姐姐住校，平时父母对小胖姐最好，只有她回家后能跟母亲住在一起。她有点儿病，母亲最关心备至，外出也常常带着她。而我却与老太太住在饭厅，父母出门很少带我。我的天地就是：厨房、饭厅以及那养着一群鸡的、光秃秃、脏兮兮的东院。

在这陌生的深宅大院里，只有吃饭时，我才能见到父母。吃完饭，他们

就回到自己屋子里，忙他们的事去了。平时我根本见不着他们，他们也不主动答理我。我特别惧怕父亲，从不敢自己到他的屋里去。

在农村老家的姑姑那里，我是备受宠爱的小太阳，可在马圈胡同十二号，父母对我比姑姑差远了，那热度不及姑姑的十分之一！

我做梦也想往着河北深泽县的农村。我思念那炉灶旁的大风箱，呼哧呼哧，像老猫打呼噜；思念那高大空荡的北房，屋顶棚有一个燕子窝，黑色的燕子常常在屋里飞来飞去；思念那捆捆的秫秆，它们散发出的烟味儿，是世界上最芳香的气味，因为就要吃饭了！我还思念北房门前的那口灰色水缸，里面养着一条从滹沱河里抓的青鱼，有半尺来长，或许是哪个女神仙变的。

我尤其深深思念我那丑陋而贫穷的姑姑，她爱我爱到能饿着自己，也要让我吃饱。我管姑姑叫“娘”已成习惯，管父母叫“爸爸妈妈”特别别扭，几乎叫不出口。潜意识里，我视他们为把我从疼爱我的姑姑怀里抢走的陌生人。每次叫“爸爸妈妈”时，我都故意把声音发得模糊不清，致使父母以为我是大舌头。其实我舌头很正常，就是一喊“爸爸妈妈”时，舌头故意不动，嗡嗡的，故意让人听不清楚。

父亲把我从农村接到城里，对我却并不热情，记忆中，他从未单独带我到公园玩或陪我下饭馆吃点儿好吃的。跟他上街，永远不要奢望会得到一块糖的零嘴吃，也从不记得他给我买过任何玩具。他对我说打就打。

几十年后，我看见了母亲的一篇日记原文，里面说姑姑把我惯得不像样子，整天在院子里疯跑乱闹，她让父亲狠狠地打了我几次，要把我的野性扳过来。

本来就不亲，再加上父亲痛打我，更让我一见了父亲就像老鼠见了猫，不寒而栗，对这个家也就没有一点儿好感。

到北京很长时间后，一有什么委屈，我还经常坐在大门口处，望着南方的天空啜泣发呆。我知道老家的姑姑就在南方。当被父母冰冷训斥后，我就不自觉地跑到大门口哭叫着，呼喊着自己老家的“娘”——我亲爱的姑姑。

“娘，娘啊……”直喊得嗓子嘶哑。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姑姑最疼爱我，不会骂我打我，能为我割下她自己的肉，而父母却不会。在北京的这个深宅大院里，我身单力薄，像一只被囚在铁笼里的小狗，无限渴望那自由自在的、宁静温馨的、有着农村泥土芬香的冀中农村生活。

我对父母冷冰冰的，怎么也堆不出笑脸，这肯定也让父母失望了，更加对我不满。

我和父母待在一起拘束又拘束，没话说，还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平时一见了他们我就惶恐不安，只有跟做饭的老太太在一起时，我才觉得自

在舒服。

父母除了待我不热情外，并不虐待我。夏天有西瓜吃，冬天有棉衣穿。他们和孩子同桌吃饭，我完全能吃饱，母亲高兴了，还会夹菜给我。她常常催我洗脸洗手，甚至还会亲自给我洗澡，想改掉我在农村养成的不讲卫生的毛病。母亲并曾给我买过木刀、风筝、木制机关枪、吸铁石、打砸炮的小手枪……偶尔她还带我上街，能吃上一点儿好吃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依旧和父母有着深深的隔膜。

不记得父母有抱我、亲我、抚摩我一下的时候。尤其是父亲，对我的冷淡能很清楚地感到。他平日根本不理我，更别说帮我抓蜻蜓和蚂蚱了。来了客人，很少把我叫去跟客人见面，却常常让小胖作陪。我曾得到过姑姑和奶奶的无微不至的温暖关怀，对父母偏爱小胖、冷遇我的做法，又愤怒、又委屈。

母亲待我比父亲好一点儿，可也远不及姑姑和奶奶对我的疼爱。

父亲老嫌我没礼貌，见了大人什么话也不说，四礼不懂，不喊他“爸爸”。

那是因为对不爱我的人，我喊不出来。

可以说，父亲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，常常说打就打。他认为我对他的生硬无礼，是农村的姑姑给惯的，就得打。我嗓子哭哑了，眼睛哭肿了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他下手也决不轻一点儿。

父亲在家里的地位至高无上。全家人都怕父亲，可能是他的官儿最大吧。父亲说一不二，发起脾气来，恐怖之极。只要他的身影一出现，我就不敢随心所欲地玩儿。平常我爱去东院，这地方父亲一般不来。孤独中，我喜欢追逐东院那几只鸡，并曾把一只母鸡抱在怀里与它亲嘴，被父母当成笑料。

记得有一个星期天，我扛着木棒，学着八路军的样子，在院子里转圈儿齐步走，嘴里大声唱着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歌儿。当绕第二圈时，冷不防发现父亲躺在躺椅上正默默盯着我，我好像被蛇咬了一口，戛然而止，赶紧溜掉。

父亲像养小狗一样地养着我，却很少费心思照料。记得有时他高兴了，爱在吃饭时逗我：“傻蛋是谁？”

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是我。”

父亲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又问：“浑蛋是谁？”

我说：“是我。”

他笑不拢嘴，十分快活，又瞪圆眼睛高声问：“王八蛋是谁？”

我大声说：“是我。”

惹得全家人哄堂大笑。

父亲高兴的时候也一脸慈祥状。我其实很愿意让父亲高兴，讨他喜欢。但等我知道“傻蛋”、“浑蛋”、“王八蛋”都不是好词儿后，父亲再询问，我就不承认了。这辈子我和父亲最轻松最融洽的几次交流也随之结束。

父亲心情好时，爱哼哼一些当时流行的歌，如：

嘿啦啦啦，嘿啦啦啦，
天空出彩霞呀，
地上开红花呀。
中朝人民力量大，
打垮了美国兵呀，
全世界人民拍手笑，
帝国主义者害了怕呀
……

父亲明显喜欢女孩儿，他对小胖和他前妻的女儿最好，跟大姐有说不完的话。

不久，父母就把我送到了新华社托儿所（那时，父亲在国务院新闻总署工作），一星期回家一次。我对这个托儿所感觉很好。阿姨们都非常友好热情，从不打人，比家里温馨多了。几十年后我发现了父母保留的一份托儿所的报告表，是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日填写的。

马清波 男 出生年月 1947年8月22日 现在年龄 5.9
健康情况：
身高 5月份 115cm 体重 5月份 43磅
预防接种：5月18日打三联针
疾病 感冒过一次
全面发展情况（体、智、德、美四育的培养和发展）

在计算方面能认识1至12的字码，能区别钟上的长针和短针，能口头上比较10以内相邻数的多少。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，但速度慢。在音乐方面，对新歌接受较慢。但能大胆地站起来独唱，发音比前稍清楚些。在一般作业里，创造力较强，例如泥工、高粱秆工、图画。能做出大炮、飞机、军舰，偏重于武器方面的东西。在认识环境方面，看过

的野兽，从图片上还能认识。能按外形叫出他们的名字——猴、狮、虎、黑白熊、小兔，能分出绸子、缎子、呢子、布等衣料。在国语方面，阿姨讲的故事能大胆地完整地讲述出来，看画报时，能用简单的语言说出自己所理解的东西。

在脱穿衣服方面，整理床铺很快，但不细心。学会了独立的剪指甲、洗脸、洗手。洗脚时，需要阿姨帮忙。能正确地使用餐巾。上床后讲话，阿姨提醒几次后才能睡下，但有时不睡午睡。

不注意衣服和手的清洁，大便后要阿姨提醒才去洗手。和同班小朋友爱争夺玩具。但对小班小朋友知道谦让，小班孩子跌倒后，能跑过去扶起来，别人讲话时，爱插嘴。

所长刘惠

保教干事 赵有贤

保育员 张淑兰

大约五岁左右，我得了一场大病。

半夜里，我醒来，肚子疼。小床四边围着栏杆，自己无法下地，在床上拉了一片黄稀屎。阿姨连夜把我送回了家。母亲忙把我带到人民医院挂急诊，做了手术。说是我肠子上长了一个脓包。其实就是盲肠炎。

我出院后在家养伤，不久肚子又痛，母亲认为是虫子，没有当回事。我吃什么吐什么，呕吐物有一股怪臭味儿，疼得在地上打滚儿。老保姆一趟趟跑到母亲的屋里，说我的病很重，催她带我去医院看看。母亲却说没事儿，是虫子闹的，给了我几片打虫子的药吃。几天后，我不吃不喝，已经昏昏沉沉。直到要不行了，母亲才意识到问题严重，派哥哥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挂急诊，医生马上抢救。

我又动了第二次手术。鼻子上被抹了一股药，很苦很凉，不久就昏过去。等醒来时，我已经在一个有十来人的大病房里，光线昏暗。我腰部缠着厚厚的绷带，动一动很疼。我感到口渴，希望能喝到水，却不敢叫喊，嘴里发出一点儿声音，肚子上的伤口都能感觉到一阵疼。

这次是肠粘连。医生说再晚一天，生命就难保了。我的肠子因上下断绝，已被臭气给胀得很薄，随时有破裂的危险。医生把我的一截儿烂肠子给割了下来，用羊肠线缝好。住院期间，那位文静温和的医生老问我：“放没放屁？”当我说放屁了，医生就露出了欣慰的表情。有一次，他检查我嗓子时，我正好有一口痰，咽进了肚子里。他和蔼地说：“有痰要吐出来，不要咽。”连父

母都没有这么教过我。

这是我六岁时发生的事情。才两年时间，我的肚子上就有了两道伤疤。我想，要是按这样的比例，到长大后，我的肚子将要被割得像斑马一样到处是道道儿，最后不能再做手术时，我就要死了。一想到死，我悲哀之极。我自小就特别怕死。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得这病。但妈妈老问我吃什么了？她认为一定是我自己吃了脏东西引起的。我不忍心让她这个判断错误，就挖空心思想琢磨自己吃了什么。最后想起了邻居门口地上的玉米核儿，就对母亲说可能是自己吃了邻居小孩扔了的玉米棒子。

妈妈笑着说：“你真没出息，捡人家吃剩下的玉米核儿。”

事实上，肠粘连是因为上次动手术引起的，跟吃什么毫无关系。但是，我为了要讨好妈妈，就默认了她的指责。

妈妈若有所思地感叹：“我刚得了一笔稿费，为你动手术全花光了。小波，以后千万不要乱吃捡来的东西了！”

我知道是妈妈救了我的命，但见了她的面，还不好意思叫她妈妈。

第二次手术后，发生了一件事。

那时候，刀口总有个口子痊愈不了。我整天闷在屋里养伤，没人和我玩儿，闲得无聊，就独自一人在东房里点着一根蜡烛，放在窗台上。一不小心蜡烛倒了，将窗户上的大白纸点着了，那纸烧得很快，一下子就烧到了窗户上。我吓坏了，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可不敢告诉母亲，就偷偷溜到厨房，跟老保姆待在一起，寸步不离，心情紧张地等着最后的结果。

这是一个受到冷遇孩子的胆小。我把窗户纸烧着了，引起大火，却一声不吭地躲到厨房，心里紧张到极点，但害怕挨打，不敢告诉大人，只好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终于，妈妈喊叫着从北房里冲出。她端着一脸盆水，朝已蹿到房檐的火苗使劲泼去，接着老保姆也提着一桶水赶来。幸亏发现得早，火被及时扑灭，只把窗户烧了一大片黑。

母亲瞪着我，气愤得脸都白了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我嗫嚅道：“点了一根蜡烛，倒了，把窗户纸给烧着了。”

母亲吼道：“那着了火，为什么不跟大人讲？”

我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这小兔崽子，真可气！自己弄着了火不说，还跑一边躲起来！”说着，顺手抄起一把鸡毛掸子，使劲儿抽我，把我抽倒在地上。我大哭起来，哀求

着……但母亲怒气冲冲，继续抽，直到老保姆闻讯跑过来，挡住母亲。

“如果火烧着了电线，整个屋子都要烧着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我噤若寒蝉，一言不发。

母亲用鸡毛掸子把我打得很疼。印象中，这是母亲第一次打我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我委屈地哭着，惊讶母亲会这么狠毒。我出院后不久，肚子上的刀口还很疼，她竟然如此大打出手，不留情面。我是一个六岁的小孩，又是一个病号啊！

母亲的火发泄完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我依旧伤心地哭，晚饭也没有吃。在老家，即使真着了大火，姑姑也绝对不会这么对待我。可在母亲这里只不过烧了窗户纸，把窗框熏黑了，就遭此毒打，我伤心痛恨之极。

晚上，我紧挨老保姆睡着，依旧哽咽不止。老奶奶抚摩着我的头，轻轻地安慰着，她像姑姑一样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把我的鼻涕给抹掉，哄我入睡。

手术伤口终于痊愈，我又回到了托儿所。一股天真温暖的气息融化了我在家中的胆怯、拘谨、不安。我感觉阿姨们个个都美丽又文雅，即使我犯了多大的错误也不会挨打。

记得在托儿所经常玩儿一个拔河的游戏，边玩边唱：

我们要求一个人呀，我们要求一个人呀，
你们要求什么人呀，你们要求什么人呀，
我们要求××啊，我们要求××啊，
什么人来通大其（同他去）呀，什么人来通大其呀，
××来通大其啊，××来通大其啊。

……

排成两排横排的小孩儿们一边唱，一边手拉手地前走后走。被叫到名的小孩儿要上前去和对方拔河。赢了，对方就加入我们的队伍。挑选自己这方最强的和对方最弱的拔河，眼见自己这队人越来越多，常把我们激动得又蹦又跳。当时，我一点不知道“通大其”是什么意思，也跟着其他小孩儿一起唱，直到写这本书时，经向人请教才知道“通大其”是“同他去”，自己听错了。

我们还经常唱一首歌：

小鸽子真美丽，
红嘴巴儿白肚皮，

飞到东来，
飞到西，
快快飞到北京去。
到了北京，
见到毛主席，
请你向他敬个礼，
告诉他
我们都想念毛主席。

……

新华社托儿所留给我的印象是甜蜜、温馨、柔爱、美好。我虽然来自农村，受姑姑熏陶很深，有点儿土气，在那里却没受到任何歧视，对它也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。

可回到家里，我的处境却跟保姆相似，晚上跟老太太睡在一张大床上，白天也跟在老太太屁股后面转。我和保姆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。母亲总待在她的屋里，极少花时间与我相处说话。父亲就更是完全不理睬我。

孤寂之中，我有时只好躲到南院的犄角旮旯里，对着蜗牛轻轻地唱着从托儿所里学会的歌：蜗牛蜗牛，先出犄角后出头。你爹你妈，给你买的烧羊肉，你不吃，给我吃，我不吃，给狗吃……

我犯了错误，最怕听母亲说：“你要再调皮就给我滚蛋，这个家不要你了！”本来就处在这个家的最边缘，再给赶出去，扔到大街上无家可归，我怎么活呀？

母亲时不时让我“滚蛋”，潜意识里流露着对我的不满。估计是我有几个毛病让母亲不喜欢：

- 一、生我时，大出血，她差点儿死掉。
- 二、我偏爱姑姑，对她冷淡疏远，很少叫她妈妈，从不主动进她的屋。
- 三、母亲喜欢干净、讲卫生，我却邋里邋遢，不讲卫生。
- 四、我不会来事儿，嘴巴不甜。
- 五、我淘气好动，喜欢打仗，经常弄坏家里的东西。
- 六、连动了两次手术，我让她花了不少钱。

真的，母亲的四个孩子就我接连动了两次手术，把她折腾得最厉害。

……